第一章　热心京剧事业的贺龙将军

贺龙是一位叱咤风云的传奇式人物。作为一名卓越的军事统帅，他的指挥艺术和赫赫战功，几乎尽人皆知。作为新中国体育事业的杰出领导者，他为振兴体育事业，让中国人摘掉“东亚病夫”的帽子，付出了大量心血，培养了一大批优秀运动员和教练员，造就了一大批体育界的栋梁之才。在他担任国家体委主任期间，中国体育健儿完成了“零”的突破，夺得世界冠军十四项，打破世界纪录一百四十五次。这在中国体育界和体育爱好者中，也是有口皆碑的。

然而，贺龙重视文艺工作，热心京剧事业，尊重、爱护和培养京剧艺人，为发展京剧事业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，则是鲜为人知的。那么，他和京剧是怎样结缘的呢？这还要从抗日战争说起。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第一节　喜收张一然

挺进冀中

在中国工农红军进行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的途中，贺龙被任命为红二方面军总指挥。为了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中活跃部队的文化生活，贺龙创建了“战斗”剧社。当时，剧社是以文艺形式对部队和群众进行革命宣传，亦称宣传队，主要演出形式是活报剧、话剧、歌唱、舞蹈等小型节目。

红二方面军到达陕北之后，剧社的编、导、演人员又吸收了陕北的秧歌、民歌形式，逐渐丰富了文艺宣传的形式和内容。

抗日战争爆发后，红二方面军和陕北红军第二十七军、第二十八军、独立一师、独立二师、赤水警卫营及总部特务团一部合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（后改称第十八集团军，但仍习惯地称之为八路军)第一二〇师,贺龙任师长,关向应任政治委员 萧克任副师长,周士第任参谋长,“战斗”剧社也随之充实了一批人才。

八路军一二〇师在贺龙和关向应的指挥下，驰骋于晋、察、绥数省，痛击日寇，缴获颇丰，开辟了晋西北、绥远和晋察边界地区抗日根据地。

一九三八年九月，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决定，八路军三个师的主力，分别挺进冀中、冀南和冀鲁豫边的平原地区和山东，协同各地的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，开展游击战争，巩固和扩大抗日根据地。而一二〇师的任务，就是到冀中。

所谓“冀中”,就是河北省的中部地区,位于平(京)汉、北宁、津浦三条铁路和沧（县）石（家庄）公路之间；是华北平原的主要部分，平畴阔野，一望无垠，滹沱河、子牙河、大清河、潴龙河贯穿全境；全区包括三十九个县，八百余万人口，既是战略要地，也是富庶之乡。然而，“七七”事变以后，国民党军队和各级地方政府纷纷弃地南逃。日寇的铁蹄踏进了这片沃土，父老乡亲们饱受蹂躏，苦不堪言。

国民革命军第五十三军第六九一团团长吕正操，原是张学良的部下，也是共产党员。他拒绝国民党的南逃命令，于一九三七年十月在河北晋县小樵镇誓师抗日，改称人民自卫军，在中共保属特委的领导下，与河北游击军一起开展游击战争，建立了冀中抗日根据地。一九三八年五月，冀中军区和八路军第三纵队（由人民自卫军和河北游击军组成）成立，吕正操担任军区和纵队司令员。

但是，此时的冀中还没有八路军的主力部队，无论是抗击日寇，还是巩固、发展冀中抗日根据地，都将会遇到很大的困难。于是，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决定派八路军一二〇师开赴冀中，任务有三：一、巩固和发展冀中抗日根据地；二、帮助在冀中坚持斗争的八路军冀中军区及八路军第三纵队；三、扩大自己的队伍。

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，贺龙、关向应、萧克率领一二〇师一部，从山西省岚县出发，挺进冀中。一九三九年一月二日，贺龙、关向应和萧克将军到达晋察冀边区的阜平，走进晋察冀军区司令部。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将军和彭真热情地接待了他们。

聂荣臻紧紧地握着贺龙的手,十分高兴地说:“中央、军委的电报，我们已经收到了。欢迎你们一二〇师到冀中来，帮助三纵

队打敌寇啊！冀中的兵员是充实的，那个地方‘司令遍天下’，杂牌武装、联庄会多得很。你们到冀中扩充部队，希望你们多带一些走。一二〇师的干部多嘛，容易把工作做好，把他们带离本土，改造工作也容易做些。”

贺龙风趣地说：“中央、军委派我们一二〇师到冀中，是帮助军区打日寇的，扩充兵员，也是为了抗日嘛！既然聂司令员同意我们在河北扩兵，那我可就不客气了。”

当时,冀中军区司令部驻在任丘县(今任丘市)大王果庄。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将军、政治委员程子华将军、中共冀中区党委书记黄敬等，接待了贺龙和一二〇师政治部主任甘泗淇。

贺龙对吕正操说“:你这个司令官不小呀 冀中的人口比陕甘宁还多两倍呢!”

当晚,贺龙和吕正操、程子华、甘泗淇同睡一炕,畅谈到深夜。

第二天，一二〇 师和冀中军区机关、部队在惠伯口村召开了联欢会。虽然在三十里以外就有日军驻扎，但是联欢会依然开得十分热烈。贺龙和吕正操登台讲话之后，由一二〇师“战斗”剧社和冀中军区独立第四支队的剧团演出文艺节目。

这一天,贺龙的心情特别好,挎着手枪,军帽掀得高高的,在人群中站着，那神气，活像一个在火线上打了胜仗刚刚下来的老兵，同吕正操等冀中军区的领导同志谈笑风生。文艺演出开始后，他席地而坐，点上烟斗，“吧嗒吧嗒”地抽了起来。当节目演到精彩处，他便情不自禁地叫好、鼓掌。

联欢会一直开到半夜，节目还没演完。这时，担任警戒的部队派人前来报告：绪口、莘桥和河间的日军正在进犯二十里铺，有进攻大王果庄、惠伯口的迹象。贺龙对吕正操说：“不用着急，调队伍掩护嘛！”说完，就对一二〇师七一六团团长黄新廷说：“你

调一个营，开出去，掩护联欢会。如果敌人打过来再说。”他又回过头来，对吕正操说：“我们照常看戏嘛，看完再走也不迟。”然后，又点上一锅烟，若无其事地看起戏来……

日军得到一二〇师挺进冀中的情报，果然是来进攻的。联欢会一结束，贺龙就部署了部队。二月二日，河间日军宫崎联队和伪军一部二百余人，沿着通往肃宁的大道，向西进犯。贺龙命令七一六团出击。黄新廷、廖汉生（团政委）指挥部队，在曹家庄伏击了这股日军，毙伤一百多人，并直追至河间城下。

日军遭一二〇师打击，恼羞成怒，于四日拂晓出动步、骑、炮兵千余人前来报复。在战斗中，日军大量施放毒气，手段极为凶残。七一六团依托大曹村村落顽强战斗，冒着毒气，一连打退日军的四次冲击。黄昏后，七一六团发动反攻，歼敌三百人，还击毙了一名日军大队长。

一二〇师出师告捷，三天内打了两个胜仗的消息，立刻传遍冀中大地……

酷爱京剧的少校书记官

在任丘县的蔡村，住着一位在当地颇有名望的人物，这便是后来在贺龙与程砚秋的交往中起了重要作用的张一然①。

张一然一九〇八年出生于贫雇农家庭，曾以优异成绩考上了

①张一然，历任八路军一二〇师“战斗”剧社副社长，延安平剧研究院院务委员、研究室副主任，晋绥平剧院副院长，西北军区平（京）剧院第一副院长，西南军区京剧院院长，山西省文化局戏曲研究室主任，山西省晋剧院院长，山西省京剧团名誉团长，山西省文化局顾问等职；曾当选为中国戏剧家协会第三届理事、中国戏剧家协会山西分会副主席。一九八四年三月十四日病逝于太原。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任丘县的官费初等师范。十七岁上，他慕名去投考冯玉祥将军在张家口开办的军官学校。但事不凑巧，他刚到张家口，军校招生已经结束。然而，他从军之心不死，又到冯玉祥的部队报名参军，当了西北军的一名宪兵。以后，又担任过宋哲元、赵博生的书记官，被授予少校军衔。

在张家口，张一然第一次接触到京剧。他自小就喜欢唱河北梆子，看了京剧后，又被京剧独特的魅力所吸引，甚至达到了不看京剧就吃不下、睡不着的地步。然而，冯玉祥的部队军纪很严，规定军人不准进戏园子。但张一然为了学习京剧，经常换上便衣，偷着从部队营房溜出来，钻进戏园子。他不光是听戏，而且边听边学。为了学唱《汾河湾》，他追着戏班子走，一直追了二十多天，直到把戏路子记熟才肯罢休。

张一然的上司虽然常常批评他私自进戏园子，但内心也很喜欢他那种执着的学习精神，更爱听他唱上几口。当部队移驻河南新乡时，在部队戏迷们的盛情鼓励之下，张一然第一次尝试在县戏园子登台，演出了《南阳关》，结果却是出乎意料，大受称赞。

张一然身在军营，但却不满军阀混战，更不愿为混战而卖力，加之他酷爱京剧，便于一九二八年秋弃甲从戏。通过朋友介绍，他到了西安，向“韩庆奎科班”的老生演员楚公林先生①学戏。他勤学苦练，很快就学会了《捉放曹》、《珠帘寨》、《文昭关》等二十多出戏。

张一然深知，京剧的发祥地是北京，很多京剧大师和名角、名票云集京、津地区，无论是继续深造，还是唱红，都必须得到京、

①楚公林，一九三八年七月担任西安“夏声”戏剧学校专业教员。

津地区名师、票友和观众的认可。

楚公林先生见张一然在京剧这一行上很有发展前途，当然支持他到京、津投师。他和朋友们组织了三天义演，把收入全部送给张一然作到京、津的川资。张一然手捧川资，感动得潸然泪下，满怀抱负，踏上了旅程。

待他来到天津之后，经多方打听，才晓得梨园行拜师的规矩，不但要有介绍人、保人，还要写字据，交纳为数可观的学费，即使有名师肯收他这个超龄的‘大弟子”;也要若干年以后才能出科。且不说正式拜师，就是求见名师一面，也要奉上重金厚礼。而张一然孑然一身，家境贫寒，在京、津举目无亲、无友，口袋里装的只是路费、住宿费和糊口的钱。但是，性格刚强的张一然并没有灰心，想来想去，决意留在天津。口袋里的钱虽然不够拜师用，但买戏票还是可以的，而且只有靠买戏票进剧场学戏，才不虚此行，也才对得起支持他的楚先生和朋友们。

张一然听说谭派老生小宝芬唱戏规矩，一咬牙连着看了两个多月，硬是“看”会了《四郎探母》、《借东风》等好几出戏。

在“看”戏的日子里，住店的钱省不得，只有饭钱可以省。张一然为了能多买几次戏票，每日只买几个烧饼，就着开水充饥。这样，日子一长，体质下降，疾病缠身。正在这时，著名京剧老生吴天安在天津演出《四进士》。张一然见机不可失，拖着病体，风雨无阻，场场必到。一天散戏后，吴先生见张一然还坐在座位上，若有所思，似不知已经散场，便走下舞台，对他说：“人家都说看戏的能认下唱戏的。你可倒好，我这唱戏的倒记住了你这看戏的。”

机灵的张一然一听此言,马上答道“:记住了好啊，我坐在这儿不走，是有几个地方看不明白，正在琢磨呢。”

吴先生问“什么地方不明白？”

张一然就边唱边比划地说了起来。吴先生听他出口不凡，十分高兴，就一板一眼、一招一式地给他说起戏来。张一然认真地学着，一次次地比划，一遍遍地唱着，当他想起应该道谢时，吴先生早已不见踪影。

天长日久，不论是戏迷、票友，还是戏园经理，都认识了这位河北籍的戏迷。他岂止是一般的戏迷，简直成了“戏痴”。张一然就是用这种坚韧不拔的求学精神，壮游了京、津、豫等地，不仅对各种流派，就是刚唱红的新伶，只要有一技之长，他都要“看”会。就这样，他又“偷”学了“小达子”李桂春的戏路，领略了李少春的风格。张一然以攻谭派为主，兼学他长，不仅能做到“形似”，更臻于“神似”。他不但学会了老生行当，对“四大名旦”的戏也默记在心。他非常钦佩梅兰芳、程砚秋的创新精神，暗暗下定了有朝一日必要创演新戏的决心。由于他坚持不懈地努力,不仅学会了《坐楼杀惜》、《击鼓骂曹》、《群英会》等百余出戏，还做了大量的文字记录。

壮志未酬的“燕南游丐”

在‘灞桥柳絮飞白雪’时节,张一然满载而归,重返古城西安。

“杨月青戏班”得知张一然“学”成回来，便捷足先登，请张一然唱三天“打炮戏”，之后再订合同。张一然见盛情难却，就登台演出了《四郎探母》、《汾河湾》等几出戏，观众火爆，票房收入大增。谁知三天过后，班主除了收钱之外，只字不提签合同之事。张一然这才恍然大悟，愤然离去。

不久，张一然又来到“王侠克戏班”。班主看过他的“打炮

戏”，也知道他是票友出身，便厚着脸皮，昧着良心，常以“入不敷出”为由，克扣他的“包银”。张一然性情倔强，不堪忍受，只得辞出他就。

此后，张一然从咸阳演到宝鸡，又从宝鸡演到天水。由于他不是科班出身，亦未正式拜在某一名师之下，无论加盟哪个戏班，他也只是班主的“摇钱树”，并不拿他当“角儿”，一再压低“包银”。加之时常还要被国民党军队和达官显贵凌辱，他只身一人，无助无援，常常陷入苦恼之中。为了表明自己与恶势力不妥协的侠骨义胆，他为自己起了一个艺名——“燕南游丐”。

由于甘肃一带京剧观众不多，加上班主的盘剥，张一然维持不了生计，只得从“天水班”转回华北。下海唱戏的痛苦经历，刺伤了他的心，他只得将满腔抱负暗藏在心中。为了养家餬口，经朋友介绍，他到河南焦作煤矿当了一名管理运销的小职员，月薪四五十元，尚能勉强度日。焦作煤矿有一个业余平剧团，慕“燕南游丐”之名，时常邀他出演。因之，张一然在河南也渐渐有些名气。

张一然从事平剧事业的心并没有死，又托人到北平的一个政府机关做事。他本想利用这个机会拜访平剧界名师，多看看本功戏和梅兰芳、程砚秋、尚小云先生的旦角戏，不料，在北平住了仅仅几个月，“七七”事变爆发，北平危在旦夕。于是，他不得不带着全家离开北平，回到家乡任丘避难。父亲张占鳌从此再不让他到外地闯荡。

张一然是个孝子，眼见平津地区已沦为日寇的占领地，又听说梅兰芳、程砚秋等许多平剧界有民族气节的名角相继隐居罢演，自己也绝了登台的念头。可是，在家务农，他又不是里手。他曾经参加过游击队，上前线打日寇。但眼见一些昔日的西北军已四

分五裂，有的部队纪律极坏，欺压、鱼肉百姓，以抗日为旗号，自封“司令”，实为趁战乱招兵买马，独霸一方。他不愿跟着这些“草头王”,便又回到家中务农。为此,他陷入苦恼、彷徨之中,拿起闲置多日的烟枪，终日以鸦片麻醉自己。

戒烟从军

再说八路军一二〇师一到冀中，便首先在各县开展宣传抗日的运动。各部队和“战斗”剧社都派人深入农村，召开群众大会，宣传中共和八路军的抗日纲领，动员青年参军。一时间，任丘民众都沸腾起来。“战斗”剧社则多方打听新参军的青年中有没有文艺人才。一二〇师一位名叫朱江的连长，带着征兵工作队来到了蔡村。他听乡亲们介绍说，本村的张一然很有见识，师范毕业生，在西北军当过少校，又会唱平剧，还参加过游击队……

朱连长喜出望外，亲自登门拜访，动员他参加八路军，帮助部队搞宣传工作。

张一然深受感动，异常振奋，当着朱连长和全家人的面，把大烟枪往膝盖上狠狠地磕了一下，就给撅了，又把烟盘子掷于地上，说：“为了抗日救国，从今天起，就把大烟戒掉！”

老父亲怕他戒烟不成，反搭上性命，劝他说：“少抽点儿，慢慢戒吧。你身体那么弱，一吃戒烟药就拉肚子，戒出个好歹可怎么办呢？”

但张一然决心已定,坚定地说:“贺龙将军的部队派人来找我，士为知己者死，为了参加八路军，为了抗战，我豁出去了！”

为了不让父亲和家人看着他折腾，他到本村寇先生家里吃了大剂量的戒烟药——洋金花，弄得上吐下泻，又是发高烧昏睡，又

是说胡话，死去活来地折腾了足足一个星期，居然绝了吸毒的根儿。不过，人却是消瘦得像一根细麻秆儿，走路都有些摇晃，好像一刮风就倒的样子。他穿上棉大褂和草鞋，来到了一二〇师。

他到部队不几天，就被四出网罗文艺人才的“战斗”剧社调了过去。他想不通，要求留在连队扛枪打仗，亲手打死几个日本鬼子。

贺龙将军听说此事，亲自同他谈话，说：“八路军是人民的军队，没有文化的军队，是愚蠢的军队。八路军的文化工作，也是革命事业的组成部分，和到前线打鬼子同样重要。‘战斗’剧社之所以叫‘战斗’,就是剧社也要上前线,深入到连队搞创作、演出，剧社的成员同样是军人，都要带枪，情况需要，都要上战场。”

张一然这才知道，八路军的剧社，和国民党军队的随军剧团完全是两码事，就点了点头。贺龙临走前握着他的手说：“张一然同志，你的才能，在八路军大有发挥的余地哟！”

张一然一问剧社的同志，才知道跟他谈话的竟是景仰已久的贺龙师长，师长让自己搞文艺，还能不干吗？

他答应在“战斗”剧社里干下去。但剧社的同志看到他那副“麻秆”的样子，不由产生了怀疑：这种风都能吹倒的人，能过严格的军事生活吗？

但事实出乎大家的意料。张一然是行伍出身，曾在冯玉祥的部队受过严格的训练，对于军事生活早已习惯，而且动作敏捷，并非弱不禁风；他走路时撇着脚，像是走台步，但一天行军七八十里，从没掉过队，就是脚上打了血泡，也从不叫苦；剧社进行军事训练，他射击、投弹的成绩都不落人后；平日的勤务工作，他抢着干，从不喊累。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抗日军民喜爱的“仙岛牌”

张一然学的是平剧，可这时“战斗”剧社还没有平剧队，只有话剧和歌舞。社里把他编在戏剧组，分配他演话剧。他二话不说，就和同志一起认真排练。在演话剧《鞋中谜》时，张一然扮演汉奸。这个汉奸又是一个大烟鬼。张一然抽过大烟，一上场就表演了一个犯烟瘾打哈欠的动作，虽然他没有特别化妆，但使观众感到他的鼻涕、眼泪都流了出来，简直“打”绝了，立刻爆发一阵热烈的掌声。

剧中的日本军官当着他的面凌辱他的妻子，他向这个军官瞪了眼，站起来好像拼命的样子。但当日本军官扔给他半盒“仙岛牌”香烟① 时，他贪婪地接过来，拿起日本军官的打火机，点上一支香烟，洋洋得意地吸了起来……

观众见此情景，对汉奸不知廉耻、下贱已极的丑态，恨之入骨，情不自禁地高喊：“打死这个狗汉奸！”还有的观众下意识地从地上捡起土块要砸他，幸亏被旁边的观众制止。

贺龙也看了这出话剧。散戏后，观众们不约而同地给张一然起了一个绰号——“仙岛牌”。此后，上自贺龙，下至部队指战员，一提起“仙岛牌”，人人皆知，连老百姓都知道。对于他的姓名，大家反倒记不熟了。

当剧社再度出演《鞋中谜》时，幕布还没拉开，台下就响起了有节奏的喊叫声。一个南方口音喊一声“仙岛牌！”战士们就跟着喊“唱平剧！”

①仙岛牌香烟，是当年在日军占领区畅销的一种普通香烟。

张一然透过幕布的缝隙,定睛一看,那个领头喊‘仙岛牌’的,原来是贺龙师长。

“仙岛牌——”

“唱平剧——”

人生最难得的就是知音哪！张一然听着听着，再也无法控制感情，眼前一下模糊起来。他赶忙揩去泪水，走到台前，唱起了拿手的《文昭关》：

恨平王无道乱楚宫，
父纳子妻理难容。
我的父上殿把本奏，
满门家眷血染红。
过了一天又一天，
心中好似滚油煎。
腰中枉挂三尺剑，
不能报却父母冤。
一轮明月照窗前，
愁人心中似箭穿。
……

一九四〇年秋天，百团大战发起之后，由于日寇不断发动报复性的残酷“扫荡”，敌后抗日根据地陷入极其困难的境地。一二〇师部队、剧社的口粮、服装和医药，都得不到最低限度的保证。在这种条件下，“战斗”剧社仍然坚持为部队和群众演出。在一次晚会上，剧社演出独幕话剧《大王庄》。张一然在剧中扮演汉奸。戏还没演完，张一然突然两眼发直，面色发青，“扑通”一声就倒在台上。台上的演员见他摔倒，急中生智地加了一句台词：“你他

妈的装死！快把他拉下去！”

台下的观众没有看出‘内情”,还以为戏就是这样演的。可是，心细的贺龙却知道这是由于张一然长期缺乏营养造成的休克。他立即绕到后台看望张一然，了解病情。当晚，贺龙让医生带着急救药品为他诊治。第二天，贺龙又派副官处的同志送来白面和猪肉。一师之长这样关怀演员，令这位三十多岁的硬汉子热泪不止。

张一然被调到剧社后，主动向老同志提出，自己过去没有接触过马列主义，现在既然决心参加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，就要学习革命理论，并请他们提供一些理论书籍。当时在剧社里能借到的《列宁主义初步》、《共产党宣言》、《马列主义基础》、《论持久战》、《大众哲学》等，他都刻苦研读过。他有时坐在农舍里挑灯夜读，有时则倚靠在墙根下，边晒太阳边捧着书本凝神沉思。他常常参加剧社组织的辩论会，发言也很积极。辩论会采取分正、反两方的形式。张一然开始是参加正方，但往往驳不倒反方的谬论。会后，他苦笑着摇摇头，说：“学得还不行，还差着基本功呢，还得下点工夫钻钻。”

由于他像当年学戏那样，有一股弄不通就不罢休的精神，在老同志的帮助之下，他在政治理论上的进步，也是满快的。

“战斗”剧社在八路军的三个师中，是颇有名气的。它集中了一批在文艺上很有造诣的知识分子，如欧阳山尊、成荫、莫耶（《延安颂》的词作者）、严寄洲、申伸、陈凯、朱丹（后改名朱丹西）、金肃臣、赵戈、石丁、谷军、安春振、叶林、佳雨等。张一然同他们一起学习、工作，同台演剧。在这个难得的良好环境中，张一然在艺术理论上也同样有了很快的进步。

不久,经贺龙提名,张一然被任命为‘ 战斗 ’剧社的副社长①,并于一九三九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

第二节　成立“ 战斗 ”平剧② 社

调兵遣将

在八路军一二〇师的成员中,老红军大多来自湘、鄂、川、黔、陕；抗战初期，又吸收了一些晋西北的成员。

到冀中以后，部队成员的籍贯一下子发生了巨大的变化，人数几乎扩充了一倍，而且是清一色的河北籍。这些指战员不但喜爱平剧，而且很多人都会唱平剧，能伴奏的也为数不少，水平还相当不错。由于他们大多来自农村，并不喜欢看话剧，甚至认为这不是“ 戏 ”。于是，部队指战员便自发地组织起了业余平剧演出队。当时一二〇师三五八旅的业余平剧演出队，已经能上演难度较大的短打武戏《塔子沟》和皮黄兼备的唱工戏《宝莲灯》。

“ 战斗 ”剧社的同志看到贺老总亲自点张一然唱平剧，便纷

① 在张一然担任“ 战斗 ”剧社副社长期间，担任过社长的先后是向德忠、陈杰、欧阳山尊。

②一九二八年六月，阎锡山将奉系军阀赶出关外，占领京、津和直隶，遂将北京改为北平。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，复称北京。笔者为记述方便，除个别地方从习惯外，在此前称京剧，此后称平剧，共和国建立后复称京剧，特此说明。

纷向他学唱平剧。张一然不但愿意教，而且教起来特别认真。友邻部队也常常邀请他去清唱，或到业余平剧演出队客串。在一二○师部队中，张一然的演唱水平，是首屈一指的。因为在部队里，下过海、搭过班的，当时也仅有为数不多的几个。

贺龙、关向应率部转战冀中，又进行了黑马张庄、齐会、陈庄、黄土岭等战斗，并击毙了日军的阿部规秀中将，取得了辉煌的战果。在此期间，任丘县的进步士绅，人称‘高四爷’的高士一，也加入了贺龙的部队。高士一的部队——独立四支队和一二○师的第七一五团合编为独一旅，高士一任旅长，七一五团团长王尚荣任副旅长。

高士一在冀中是位很有名望的进步士绅，于一九三九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他也是一名平剧爱好者。他的部队中，喜爱平剧的也不少。

一九三九年十二月，胡宗南部向陕甘宁边区发动进攻；阎锡山则发动了晋西事变，进攻山西新四军和八路军，将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第一次反共高潮推向了顶点。

贺龙、关向应奉中共中央军委之命，于一九四○年二月初紧急回师晋西北，反击顽固派军队，迫使阎锡山停止了反共行动。

高士一作为独立一旅的旅长，亦率部随贺龙、关向应返回晋西北。

有一天，高士一陪同贺龙看“战斗”剧社演出文艺节目。席间，高士一问贺龙：“贺老总，怎么不让你的‘战斗’剧社唱几出平戏？我们河北籍的战士可多呢！他们喜欢河北梆子，更喜欢平戏。我也喜欢看平戏。”

贺龙说：“剧社里没有平剧队呀。”

“没有，可以组建一个嘛。我们独一旅，会平剧的不少，都

让我调到‘战力’剧社了。我们任丘的‘燕南游丐’不是让你贺老总调到剧社了吗？他唱平戏，在冀中、河南、西北挺叫座的。”

“‘燕南游丐’？我怎么不知道啊？”

“就是‘仙岛牌’呀。”

“嗯，原来是张一然！是唱得不错，唱谭派的。可就这么一个下过海的呀……”贺龙说罢，又“吧嗒吧嗒”抽起烟斗，陷入了沉思。

高士一又说：“‘战力’剧社里也有下过海的。师部要是不搞平剧社，就把‘仙岛牌’调给‘战力’剧社吧。”

贺龙忙说：“师里的平剧社，一定要搞。到时候，我不但要找你‘高四爷’要人，还要请你当‘班主’哟！”

高士一欣然答道：“只要贺老总点将，看得起我高士一，我愿意当这个‘班主’。”

“一言为定？”

“好，一言为定！”

贺龙听了高旅长的一番话，很受启发，果然萌生了组建平剧社的念头。

当时，在八路军所属的三个主力师中，一一五师的一部分留在晋察冀军区，聂荣臻司令员组建了“抗敌”剧社；一二九师在太行山，师长刘伯承和政委邓小平组建了“先锋”剧社。但包括“战斗”剧社在内，都没有师一级的专业平剧社。不光各主力师里没有，就是在延安，也没有专业平剧社。只是在抗大总校文工团和旅一级的剧社里有一些平剧演员，可以组织小型的平剧节目。如一二九师三八六旅旅长陈赓将军组建的“野火”剧社，从一九三九年起，在太岳地区陆续上演过《让徐州》、《将相和》、《小放牛》、《苏武牧羊》、《黄鹤楼》和现代平剧《张团长》、《可以信赖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